

传奇故事
跌宕起伏

木村心想,得赶紧把这情况报告梅协,将功赎罪,看见梅协已走到桥下,他大声喊道:“司令官……”

只怨军马跑得快,一眨眼,梅协的军马就跑到了桥下。

当梅协与木村同时想到不同的人时,梅协恰好到了铁路桥下牛车旁,梅协想扭头再看看,没有机会了;后面的木村想叫停梅协,也没有机会了。只见那煤车火光一闪,随后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,接着硝烟四起,桥墩开裂,铁轨腾空,煤灰四射,道轨上的石子呼呼

45 梅协被炸死

啦啦倾泻而下,一会儿,那爆炸点就成了石子堆。

梅协被炸死了。

木村很侥幸,由于离得远,爆炸冲击波将他从马背上推了下来,栽在地上,被震晕了过去,好半天他才醒了过来。在大雪纷飞中,古圣寺住持站在木村跟前,他左手持禅杖,右手举在胸前,说:“放下屠刀,立地成佛!”

从此,木村就从日军队伍中消失了。后来得知,木村在古圣寺剃度为僧,法名无能,他一心向佛,几年后成了得道高僧,一心传播佛教,一意劝人向善,彻底相信因果,得以善终。后来由于他颇负盛名,有学者曾考问他,是“无能”还是“悟能”“我能”。

木村笑曰:“无能即悟能,悟能即我能,只要信佛,什么都有可能。”这句话说得很有水平,富有哲理。

梅协离开牙庄东窑后,先后有几拨人向贾勋报告有关情况。

贾勋就坐在客房的太师椅上。

第一拨人报告:有四个日本士兵押着箱子,往六龙岭走了。贾勋听后,把手压在桌子上,说:“聪明!”

第二拨人报告:梅协过了榆树岭、十义庵,向南走了。

第三拨人报告:日军下北窑坡了。

第四拨人报告:是贾仁,只见他身穿干净挺括的军装,戴着大盖帽,腰别手枪,气宇轩昂。贾仁走到大门口,把手

枪掏出交给士兵,满脸悲戚地走到贾母窑洞门口,摘下帽子,先朝里鞠了三个躬,然后走进窑洞跪下,哭着说:“奶奶啊,我的好奶奶,您怎么就走了,也不让孙子见您一面啊。”

然后贾仁站起来,转身走出窑洞,抹着眼泪到了客房,见到贾勋,说了八个字:“化作青烟,鬼魂东去。”

贾勋听了,长叹一口气,说:“来归来,去归去。贾仁啊,这汉奸好不好当啊!”说完他挥挥手让贾仁出去,叫贾虎、杨春进来。

贾勋平静地对贾虎、杨春说:“劳驾二位把我娘的事办好!”

贾虎说:“嫂子的事,就是我贾虎的事,请大侄子尽管放心。”

杨春说:“我终生追随司令,唯命是从!”

贾勋呵呵一笑,说:“人总有一死啊,或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。这是司马迁说的,很有意思啊。我想我如果死了,那肯定是轻于鸡毛了。唉,如果我死了,我想还是穿一身戎装为好,不管咋说也是一名中国军人啊。”然后他看着贾虎说:“虎叔,老娘人祖坟,我就在七龙岭找个地方埋了算了,别再给老娘添乱,给祖宗丢人了!”

“看大侄子说的是啥话!气糊涂了吧?”

停了一会儿,贾勋说:“虎叔,还有杨春,我这会儿有点儿难受,你们到外

面歇着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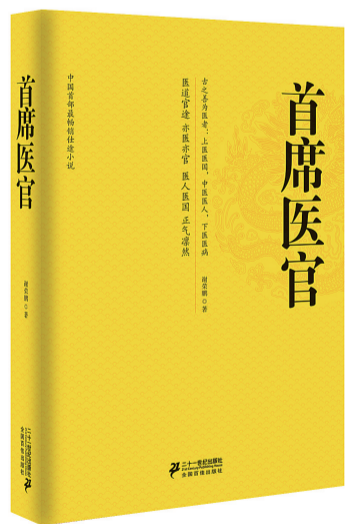
贾虎与杨春对视了一眼,走了出去。

贾勋关上门,踩到桌子上,把那副对联还有《下山虎》摘了下来,然后在八仙桌上摊开白纸,挥笔写了三条字幅:一是“慈母贾陈氏之神位”,二是“义弟王仲之神位”,三是“义弟段寅之神位”。

然后将字幅贴在刚才的墙上,上面一幅是“慈母贾陈氏之神位”,其下并列“义弟王仲之神位”“义弟段寅之神位”。贴好了,又在桌子上的香炉里点了三炷香,他跪在地上,抓了一把叠成元宝形的纸放在地上点燃。

贾勋看着那火苗,还有冉冉升起的烟雾和纸灰,说:“娘啊,儿子不孝,没有让您享百年之福!娘啊,儿子也不忠,作为中华男儿,没有抗日到底,惭愧啊!”顿了顿,又说:“王仲二弟,你死得值啊,你是司令,杀了那么多日本人,值啊!段寅三弟,你也值啊,也当了司令,也杀了那么多日本人,值啊!”然后凄然一笑:“你大哥啊,值也不值,我当的是汉奸司令,但我杀了日军司令,也完成了老皮交给的任务,那生死玉还在咱中国人手里!只是可惜了那些南阳玉,那是玉雕大师的杰作啊!”

(摘自《玉色媛姿》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)



出奇制胜
妙手回春

出了器械城的大门,胡光亮一招手,司机把车子开了过来:“曾专家,今天让您受累了,这样吧,我先让司机送您回去休息。”

“那不好!我没有其他着急要办的事,自己回去就行,不用送。”曾毅说。

“一定要送,一定要送!”胡光亮坚持要送,笑呵呵地硬把曾毅推进车里,“我还要留下来监督东西的运送,改天再请曾专家喝酒。”

曾毅离开医疗器械城,让胡光亮的司机把自己送到荣城中药材交易市

40 寻找门面房

场,他还要再买几味药,帮方南国配置几贴膏药。既然出来了,就把这件事一次办完,正好他也要订购一批药材,亲自过来验一验药材的质量,更放心一些。

黄昏的时候,曾毅提着两个塑料袋走出了药材市场,袋子里装着他给方南国做药膏的药材和原料。

看还有点儿时间,曾毅索性顺着街道闲溜达,看街两边是否有合适的门面房出租。

这时,一辆警车从后面缓缓追上,稳稳地停在了曾毅的身边。陈龙从车上下来,过去一把抢过曾毅手里的塑料袋,笑着说:“这东西还能让曾专家亲自提?我来,我来。”

“啊,原来是陈大所长。”曾毅笑着说,“出来巡逻吗?”

“不,我来这边办点事,正要回去呢,也该下班了。”陈龙很热情地说,“曾专家去哪儿?我送您一程。上次的事实是对不住,晚上您有空的话,我想请您喝个酒,向您赔罪。”

“那件事都过去了,还提它干啥。”曾毅摆了摆手,“陈所长公务在身,就先忙吧,我随便走一走,找找有没有合适的门面房。”

陈龙一听就埋怨道:“找门面房您跟我说呀!需要多大的,在什么位置,我都能帮您找来。像您这么找,得找到什么时候啊!”

曾毅笑了笑:“我其实就是在瞎转,顺便也是想熟悉熟悉菜城的道路。”

“我刚好知道有几处不错的门面房要出租。曾专家您先说说对房子有什么要求,我帮您看看有没有合适的。”

曾毅听陈龙这么讲,便说:“其实也没有什么要求,就是要用来开一家中医诊所。”

“这样啊……”陈龙想了片刻,说,“还真有一处合适的,您等等,我先打个电话问问。”

说着,他从兜里掏出手机,拨了一个电话:“老七,你的那间门面房是不是要出租?还没租出去吧?好,那给我留着……不,你现在就过去,一会儿咱们在那里会合。嗯,速度快点,别磨蹭。”

挂了电话,陈龙的脸笑开了花:“曾专家,咱们现在就过去看房子吧,地段和大小都合适,保证您一看就满意。”

曾毅没想到自己跑断腿都找不到的门面房,让陈龙一个电话就找到了,这还真是虎有虎路,蛇有蛇道。看来不管做什么事,都要找对人才行,他说:“那就麻烦陈所长了!”

“什么麻烦不麻烦的,举手之劳而已。再说了,能够为您出点力,也是我的荣幸!”

陈龙把曾毅让进警车,自己则抱着两个袋子进了副驾驶的位置。坐下之后,他一边闻闻塑料袋里的中药味,一边问:“这是给领导抓的药?”说完,又大

着胆子试探了一下:“方书记的?”

曾毅没有承认,也没有否认,只是淡淡地笑了笑。

陈龙的身子一下就直了起来,他小心翼翼地捧着那两个塑料袋,满脸凝重之色,仿佛那里面装的不是什么药材,而是需要押运的国宝,且价值连城。

陈龙所说的地方,距省卫生厅办公大楼不远,只隔了两条街,仅从地理位置讲,曾毅就很满意,这样自己两边都可以兼顾到。

到了地方,就看到一个30多岁的精瘦汉子正站在门前,他穿着白背心、大裤衩,手里拿一把纸扇子摇来晃去。看到陈龙的警车,精瘦汉子收起扇子迎了上来,一见面就开始诉苦:“陈所长,你这不是害我吗?我告诉你,我今天手风顺得很,连坐八庄,正要吃三家呢,被你拖过来了,赔大发了!”

陈龙虎着脸:“信不信我现在就去端了你那个赌窝。”

“别啊,我这不是来了吗?”精瘦汉子忙赔笑脸,“先看房子,先看房子。”说完,慌忙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。

陈龙并不着急进去,而是笑呵呵地站到了曾毅身后,一伸手:“曾专家,请进!”

(摘自《首席医官》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)

(本连载结束,敬请关注下期连载)